

八一五油库

张人杰



八一五油库一角。

在老株洲人心目中，八一五油库既是一个单位名，也是一个地名。油库位于石峰区荷花乡长石村(现铜塘湾街道长石村)，在株洲最北端的一个山窝里，简称“八一五”。但如果只说“八一五”，很可能跟株洲市的火葬场搞混淆。因为两地相隔不远，直线距离可能也就2公里，因此“八一五”在株洲成了火葬场的代名词。所以说八一五油库时最好说全称，别说简称。

为何称为八一五油库?这跟建设日期有关。该油库建于1958年8月15日，是全省最大的成品油库。单位不大且偏僻，但却是妥妥的部属单位，央企。开始时归属商业部管辖，正式名称为商业部株洲石油储存站。上世纪80年代成建制划归到中国石化集团公司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知青招工进厂，一听说分配去八一五油库，好多人就不愿意去，因为太远太偏。那时，大家青睐的单位是冶炼厂、化工厂、玻璃厂、钢厂、洗煤厂等大型企业。

八一五油库原本是一个单纯的石油储备库，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逐渐发展成了集科工贸为一体的国有中型企业。负责人李总是河北人，南下干部，正团级转业，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我们不能满足于山河依旧。”在知识分子尚不吃香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他广纳人才，调进了一批技术人员，其中还有中科院下属单位的科研人员。有了这些技术人员，李总很快组建了油桶制造厂，有了工业产品。由于科技人员较多，当时的商业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专门成立了商业部株洲石油

储存技术研究所，地址选在八一五油库(后来搬迁至荷塘区文化路)。

长沙、湘潭、株洲等地的下乡知青招工进了八一五油库后，山窝子变得热闹了，欢腾了，散发出青春的活力。青年工人们在这里学技术搞生产，开展劳动竞赛，也在这里找对象谈恋爱。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僻，且当时不通公共汽车，女青年们不便去外地找对象，因此80%以上被本单位男青工“俘获”，“内部消化”，安家立业。家属宿舍不够用，就在单身宿舍开伙做饭，锅碗瓢盆，炊烟缕缕，人间烟火气弥漫。

那时候的八一五油库福利待遇不错，有灯光球场、俱乐部，每周放映一到两次电影；有医务室、幼儿园，职工无后顾之忧；有澡堂、开水房，家里无需烧开水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，企业以效益为中心，不再“办社会”，这些待遇也随之逐步取消了。

我与八一五油库结缘于上世纪七十年代。当时，为了筹建研究所，我作为技术人员被调了进来。身为20多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我对于这种封闭性的单位很不适应，还闹出了一场“晨跑风波”。库区有一道围墙，管理很严格，每天有武警荷枪实弹站岗，无关人员不得入内。行政区和宿舍区还有一道围墙，大门晚上落锁，早上开门。我在大学期间养成了晨跑的习惯，每天清早6点左右起来跑步，风雨无阻。院子太小，我只好到外面去跑，跑到水泥管厂再调头。由于每天都是我最早去叫传达室开门，叫的次数多了，惹得别人就烦躁了。有一天，那位“顶替”老婆守传达室的科长睡在里面，迟迟不开门。我多叫了几声，他开始大发雷霆，训斥我是在“捣乱”，于是两人争

吵起来。我当然不服气，直接跑到一把手李总那里申诉。他很耐心地听我讲了事情的经过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你喜欢晨跑，好啊！古人说‘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’，毛主席在一篇文章里还引用了嘛。年轻人早起锻炼才能保持朝气。我跟他们说说，传达室要早点开门，为年轻人锻炼开绿灯。”从此，我早上跑步畅通无阻。

过了几年，公司成立职教办，开了语文、数学、物理等几门课，我被抽调去教语文。作为一个工科生，我教语文其实属于专业不“对口”，但我从小喜欢阅读喜欢文科，文字功底较强，教起来得心应手。学生们大多是我的同龄人，有的甚至年纪比我还大，他们学习十分刻苦，仅仅用了半年时间，他们的文化水平就有极大提升，不少成了工作中的骨干，还有的被提拔为公司中层干部，甚至当上了副总经理。

时间来到2000年，中国石化在株洲下属的三家“县处级”单位：石化销售株洲公司(即八一五油库)、株洲市石油公司、石油储存技术研究所，整合成了中石化湖南株洲石油分公司，行政机关全部迁出，八一五油库则成为单纯的石油储备基地。油桶制造厂剥离主业，成为股份制企业。随后，大部分职工家庭在市区买了住房，搬离了库区。花落水流春去也，八一五油库也繁华不再。

不久前，八一五油库的退休职工在长沙举行了一次聚会。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工人如今都已经到了“花甲”“古稀”之年，有的满头白发，有的皱纹满脸，有的牙齿脱落，令人欷歔感叹。入夜，大家载歌载舞，兴兴奋又激动，一夜无眠，追忆逝去的青春，怀念把青春献给八一五油库建设的火红岁月。

从炎陵山村青年到知名演员

骆于真 青琪

30岁下岗，决定北漂当演员

2004年，30岁的张辉下岗了。既未成家，更无立业，而立之年该何去何从？张辉闷在家里思考了很久。想起自己从小热爱唱歌，是各种文艺演出中的积极分子，他决定搏一搏——去北京，当演员。

到了北京后，张辉才发现自己最开始的想法过于天真。一无人脉，二无资源，他连演戏要去哪儿演都摸不清方向。没过多久，他发现报纸和中介机构会有一些招聘演员的资讯，于是开始关注起来，然而情况并不乐观：“那些写着剧组直招的小广告，很多都是骗人的。”张辉说，他去了一些经纪公司面试，对方让他交50块钱办演员证，“其实啥都没有，就是骗这50块钱。交钱后又说要拍照片才更容易被选上，这又得交个七八百块，我没交就不搭理我了。”

尽管如此，张辉在那段时间仍然陆续续演了些角色，可惜钱没拿到。“演个群众给10块钱，演个特约给20块钱。但头头会说，住他那儿要交钱，然后左扣右扣，到头来我不仅没挣着钱，还亏了不少进去。”北漂的日子里，没戏拍是常态，可人总得吃饭啊！为此，张辉干过不少散活儿，但当保安是让他印象最深的，一天早上，他很吞虎咽吃着烧饼，谁知烧饼里有玻璃碎片，当时满嘴碎血不停往外吐，到医院治疗花了不少钱，这让他更急切地想要改变现状。

第一个正式角色——宣旨太监

在经过了一天四处找活儿的过程，遇到了无数的艰难与套路后，张辉总算得到了一个稍微正式点的角色——宣旨太监。

“这部剧后来在中央八套播出，是部清宫戏，我在剧中饰演宣旨太监，有100多个字的台词。”张辉说，当时摄影师还夸奖了他，说他“一看就是个搞艺术的”，这给了张辉很大的鼓励，他对自己演艺之路的信心也更足了。

有了这次的良好开局，张辉又陆续续续接到过一些角色，比如在《铁齿铜牙纪晓岚(三)》当中演纪晓岚的远房侄子。他的台词功底和认真磨炼出的演技得到了同行的认可。

有戏拍的日子毕竟是少数，听朋友说深圳那边机会比较多，加上北漂了近一年也没有真正漂出什么名堂来，他决定去深圳碰碰运气。

刚到深圳时，张辉一边在一家公司做活动主持人，一边继续自己的演艺之路。深圳靠近香港，不少剧组会到这边来取景，他的拍戏的频次也明显多了起来，不仅拍了不少电视台的栏目剧，很多香港大导演的作品他也都参演过。和刚入行时相比，经验和人脉都丰富了很多。

旧事

雷打石轮渡

罗剑钹

小时候每次去外婆家，总要到雷打石轮渡乘轮渡过宽大湍急的湘江河。

那时候，轮渡一带似乎是最繁忙的，码头上总是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，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轮船的到来。好不容易登上了船，我却并不相信船儿能够抵挡风浪的颠簸，总怀疑它在下一刻就会倾覆，于是闭了眼赶紧偎依在母亲怀里。母亲紧紧抱着我，温柔地在我耳边说：“别怕，湘江河会保护我们的，她是我们的母亲河。”听到“母亲河”三个字，想起始终坚强又温柔的母亲，仿佛湘江也真的温柔了许多，开始像拍打婴儿一般轻轻地拍打着轮船，直到船靠岸。

我和母亲登上码头继续向东行走。路上坑坑洼洼，遇上晴天，如果有大车走过，就会出现像电视剧《西游记》里头妖怪登场的镜头，漫天灰尘，让人担心马上会窒息晕倒。若是赶上雨天，则满地泥泞，到处是水潭，真不知该往哪下脚。正犹豫中，来了一辆吉普车，司机可能是个急性子，“涮”一下就驾车冲过去了，四溅起的泥水沾满了行人的衣裤。也有起大风的时候，河上卷起的巨浪使劲地拍打着堤岸，岸上常常见到各种塑料袋、菜叶和果皮被卷到了半空中，伴随着飞沙走石一同放肆地侵袭着行者。有的人干脆躲到码头边的巨石背后，也有勇者裹紧了衣服，捂住了口鼻向前飞奔。

进城一趟真是不易，但从没有人望而却步。城市就像个巨大的磁场，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。老轮渡就像一个父亲，挺起他宽宽的背脊，白天送走了儿女，到晚上又迎回了他们。也许这位父亲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老去的一天。

1989年，株洲有了第一座跨江大桥——株洲大桥建成通车。进城的人们纷纷涌向了大桥，坐着汽车就可过河，既快又稳，雷打石轮渡也比往日要轻松了些。随后的几十年里，跨江大桥一座接一座兴建起来，雷打石轮渡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热闹。或许它已被人遗忘了？

不，并没有。我在轮渡的两岸发现了新修的宽阔道路，还是柏油路，和记忆中那条坑坑洼洼的小道大为不同。风儿吹来，除了花草的清香还有江边特有的气息拂过脸庞。偶尔转头望一眼在阳光底下躺着的轮渡，那一幕幕带有时代印记的回忆就会从岸边的青石矶下缓缓走出。

我曾在这儿跨上轮渡的背脊，蹬过了母亲河，如何能忘？

B3

株洲日报

22593776

2021年11月3日
星期三责任编辑:赖杰琦
美术编辑:王 玺
校 对:张 武

时光

SHIGUANG

千金药业
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：
zzrbsg@163.com

真情

一碗红皮猪肉

张东香

细雨绵绵的夜晚，我睡得极不安稳，梦中的母亲在对我微笑，我捧着一个大瓷碗，离母亲总有几步之遥。我迎着，母亲却若即若离，不让我靠近。我呼唤着：“妈，这是我做的红皮猪肉。”蓦然惊醒，我已泪流满面。

我对母亲的记忆，停留在18岁那年。就在那年初，一向身体健康的母亲忽然不适，平时辛勤劳作的她也从不喊累，却日渐疲倦，食欲不振，以为是普通的感冒，服药后却未见好转。后来愈加严重，父亲慌了，坚持把母亲送到市医院做详细检查，最后确诊为“肝癌晚期”。看着诊断书上的这几个字，我们全家都懵了。

母亲曾经是家里的主心骨，任劳任怨操持着家中的一切。而如今病床上的母亲瘦骨嶙峋，那么柔弱无助。母亲倒下了，父亲也一下子苍老了许多，年迈的奶奶只能搂着年幼无知的弟妹默默流泪，而我守在母亲病床前，强忍着泪水装坚强。

那一晚，我守在母亲床前，可能是用了药的缘故，母亲睡得还算安稳。半夜，我躺在军用床上辗转难眠。听到母亲细微的叫唤，我赶紧起来。母亲睁开眼，握着我的手：“妮儿，我是不是吃不到你的红皮猪肉了？”我听着鼻子一酸，我亲爱的母亲，病重还记着所谓的红皮猪肉。

在我们客家有个习俗，女儿出嫁时，男方必定要送上一大碗肥红皮猪肉，寓示着日子红火、爱情美满。我知道，母亲这是放心不下我，想亲眼看着我出嫁，这也是母亲心中所愿，而我的心中所愿是母亲能尽快好起来！那一刻，我忍着泪，抚摸着母亲的手，强笑着说：“妈，你不会有事的我，我还等着你看着我出嫁呢。”母亲虚弱地笑了，而我早已泪流满面。母亲一生辛劳，最大的心愿也是为了我。

接下来治疗的日子是漫长而痛苦的。曾经那么坚强的母亲，被病痛打倒后，大多数时间昏昏沉沉睡着。清醒的时候，念叨的最多的是那一碗红皮猪肉。而我，只能趁着帮母亲梳头或擦身子时，刻意装出期待的样子，和母亲一起畅想着村里人嫁女儿时的场景，描述着那红皮猪肉的诱人，婚礼的热闹。末了，我就撒娇：“妈，你要尽快好起来，必须吃上我的红皮猪肉，不许耍赖。”也许受到我的感染，母亲总会欣然应允着。

在那段日子，我尽心尽力照顾着母亲。而我也知道，在那个时刻，是我这个女儿的一碗红皮猪肉在支撑着母亲，这已经成为了母亲的执念。我有过暗中庆幸，祈祷上苍怜惜母亲，期待会有奇迹发生，母亲的病情会有好转。

可事与愿违，尽管我把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但就在霜染红叶的秋天，母亲带着无尽的眷恋，带着她心心念念的红皮猪肉，离开了我们。这也成了我一生的痛。

光阴荏苒。五年后，母亲墓前，香烛袅袅，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皮猪肉十分醒目，我长跪于墓前：“亲爱的妈妈，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，红皮猪肉给您送来了。您收到了吗？”

如今，许多年过去，对母亲的思念依旧。窗外，雨声悠然。我再次入眠，想着母亲入梦品尝那一碗红皮猪肉……我的母亲，来生，我们一定再续母女情缘。

人物简介

张辉，1974年出生于炎陵，2004年下岗后开始北漂当演员。他从零基础学起，用一腔热血和热爱努力钻研演技，十几年来，大大小小参演了近两百场影视剧，成为从炎陵大山里走出去的演员。



正在拍摄电视剧的张辉。



张辉剧照。